



赵宾,女,1970年生,网名“凿冰煮雪”。通川区中医院内科医生,曾经的文青一枚。从医20余年,感悟颇多,常思述之与人,言之不尽泄于笔端。把自己所想所思所悟用文字表达出来,和朋友们分享快乐,分担忧伤。



周末同学聚会,难得几个事务繁忙的人物都到了,素有家属模范荣誉的老公因为加班缺席。同学质疑:周末休息,加啥子班不可以来吃饭哦。

言者无心,却如热油中溅入一滴水,激起我强烈不满。近期老公加班时间增多,惹出赵医生更年期的多疑和猜忌,喋喋盘问、冷嘲热讽,惹恼了那个家伙,居然失去解释的耐性,进行着半冷不热的战争。

所谓半冷不热,是相较全面冷战而言,同在一个屋檐下,依我话痨的习惯,眼前有个人晃动,不说话办不到。偏又做不到情绪收放自如,说话就狼声伴气、夹枪带棒,老公却一反往年的宽容,居然说出“就是把你将就惯了”这样伤害感情的话来。

看官们,赵医生用了大半辈子的时间,各种努力证明了一件事,我就是一平凡女子,功成名就、光宗耀祖是不可能了。聊以自慰的是,姻缘这条线发展得不错,年轻爱腻歪、中年秀恩爱,伉俪情深的模样很让朋友羡慕,足以对抗他们比我优秀的事实。

所以当那个家伙说出“就是把你将就惯了”时,我的内心愤怒而崩溃。当初是你说要一辈子对我好,就应该不忘初心,如果做不到,先就别对我那么好呗。怎么着,一辈子还没完,现在想变卦?

什么原因让老公周末不能参加同学聚会,还说出这样绝情的话?侦察老公的过程,女人比福尔摩斯精明,明察暗访、旁敲侧击,蛛丝马迹都不放过,甚至可以从一张照片推测出时间地点,还好,没发现竖子有逾矩行为。

即便这样还是很伤自尊。我添油加醋向同学倾诉,同学见多识广,结合周围朋友的经历遭遇,帮我分析梳理,得出结论:虽然暂时风平浪静,但不能放松警惕。

饭后转场,有一段长长的路,朋友们三三两两分散开来。同学老公与我那家伙是同事,年龄比我们稍长,平素行事稳重有兄长风范。瞅着我落单赶到身边劝解:赵医生你要理解,现在互联网冲击,银行真成了弱势群体,任务重、压力大,加班是常态。这段时间要完成ETC任务,就比平时更忙。

这些话听了心里踏实,只要不是感情问题,对赵医生而言就不是问题。三十年河东三十年河西,每个行业都有自己的兴盛时期。君不见,当年红红火火的纺织厂、钢铁厂、建筑公司等等,早已是残垣断壁、人去楼空的萧瑟,是该轮到他们有危机感。

回想起来,老公还真是五句话不离ETC。笑嘻嘻的:今天XX帮忙介绍了个人来装ETC,毛焦焦的。嘿XX说来,几天了还不来。有开车到父母家,操场上停满车,他在驾驶位上偏着脑袋看,然后幽幽一句:起码一半的车没安,哪天带科室到这里发传单。

几年前,我们家就安装了ETC,那时候安装的车辆不多,上下高速路时,见人工通道排着长长的车队,行至ETC通道,电子牌上显示出车牌号,栏杆扬起,我们绝尘先行,给那些等待的车主扬手拜拜,很有一种心理优势。不明白这么好的事情,为什么上赶子求车主安装?

银行人员的解释是为了占领市场。关于金融其实我一直不大明白,我们把钱存进去还给咱利息,他们把钱在手里左腾右挪,就能挣到更多的钱,一直觉得都是些投机的事。唯有安装ETC是件实实在在的事情,他们居然还有任务。

看到几个群里,各种帮忙拉ETC的,我也沉不住气了,夫妻本是连理枝,相互缠绕相扶持,哪能真的袖手旁观,该出手时就出手。所以,写这篇文章,私心是帮老公打个广告:还没有安装ETC的朋友,文末给赵医生留言私聊,帮老公完成任务,谢谢啦。

如果说有什么美味让我魂牵梦萦,那一定是儿时的零食美味。

难忘的是本地产的把把糖。一根小竹签插着一柄比铜板略大些的圆糖,糖上沾些细末样的米粉,用一张蓝花纸包了。撕掉糖纸,把糖放入口中,只余竹签在口外,一股混着米香的甜浸入心脾。甜味从舌尖漫延,传至舌根、喉头,漫至胃里,然后整个身心都被甜包围着。小心含着,又害怕化得太快,拿着竹签抽出糖,咽下膨胀的口水,伸出舌头舔几下,觉得旁边伙伴渴望的眼神要把我的糖吞进他们的眼睛里,忙把糖塞进嘴里,鼓着腮帮子含糊不清地说:“叫你妈妈花两分钱买去!”

两分钱,那是多奢侈的价钱!

而更奢侈的价钱,是八分。老十字街往上走,有一家老饮食店,叫“食而白”。妈妈带我们赶场,早已过了午饭时间,却没有找个地方让我们吃饭。她叫我们再忍忍,一会儿回家做饭吃。年龄最小的我早已前胸贴着后脊梁骨了,在食而白一带赖着不走了。因为有家店门口摆了一排金黄的油条,扁扁的约手掌宽,长长的,看起来酥酥的。反正妈妈好说歹说我就是不走,她要抱我,我双脚乱踢。看着我们几个眼巴巴的神情,妈妈叹口气,花八分钱买了一根油条。我们一人扯一截来吃。酥软油条那个香啊,居然还带着甜味。吃完意犹未尽,我咂巴着嘴,伸出舌头把沾有油的手指舔了又舔。

后来赶场,妈妈刻意不帶我们走那边了。不过县委对面有一家泡耙店,我们又把那泡耙叫娃儿糕。白色的是白糖做的,褐红色的是红糖做的。揭开蒸笼,整个蒸笼连空中都氤氲着水汽。蒸布上躺着的就是白白胖胖的娃儿糕。卖的人也不吆喝,弥漫的蒸汽就是无声的广告。大约这糕点不贵,出笼了围着的人也多。妈妈买几个来,一个发一个。一口咬下去,差点烫了舌头。除了略甜,还有点微微的酸,不过甜占了先机。三口两口下了肚,过才觉得有点粘,不过回味里尽是带着甜味的米香!

后来发现了更有味的零食,叫颗颗香,其实就是小粒的像正方体的豆腐干。用朴实的油纸袋装,油纸袋上没花纹没广告,就是透明的,露出黑黑的颗颗香来。一小袋才十来颗,居然要一角钱!不过,那滋味——啧啧,你丢一粒进嘴里,咸里含着五香八角的香气直挑战你的味蕾。说它干吧,它又绵软;说它绵软,它还有嚼劲。慢慢嚼,嚼碎了,舍不得咽下,那含着八角、有着卤味、和着豆香的味道在舌尖回环,真是每一颗都回味悠长啊!暗暗发誓:等我长大了,等我有钱了,一定天天买颗颗香,吃它个够!

这些零食要钱,所以吃的机会少。有一样“崽崽”,是姑婆的拿手活,过年总要弄好些来招待我们这些小崽崽。看起来,那就是苔干,金黄的,一条条的很匀称。吃起来,又酥又脆,带着红苕的香甜,又含有米香。它不像外婆做的苕干,没炒时粘牙,炒了有的硬得硌牙。我曾问过做法,说是要把洗净的红苕去皮蒸熟,和了糯米粉揉均匀再蒸,冷却后切成比小指还细的条晒干。吃的时候用特制的沙炒透就成。外婆嫌程序太多,不肯弄。于是年年盼过年,好去姑婆家吃苕干。我渐渐长大,姑婆也日渐衰老,终于,老得弄不出苕干了。等我想起应该学的时候,姑婆已溘然长逝了。

外婆不像姑婆那样细致,她粗枝大叶的,缝个衣服粗针大脚,除了喝酒,还抽烟。不过我们外孙、孙子、孙女好些个,都是她一手一脚带大,所以她总是风风火火的。不过她也有一样拿手菜让我记忆犹新。有一回,她买了些“鸡冠油”回来,切成条,和上糯米粉,用白糖拌匀,上笼蒸熟。出笼时摆上桌子,油香弥漫整个屋子。鸡冠油和着米粉,油浸浸、亮澄澄。糯米粉饱吸了油分,胀鼓鼓,湿润润。轻咬一口鸡冠油,“吱——”的一声,油水在口腔里炸开,甜味和着油香刺激着舌尖。咽下去,甜而不腻,油而不闷。我们几个吃得好不尽兴!

后来,再要外婆做时,她总是推托。这一推托,就是好几十年,于是我再也没有吃到她蒸的鸡冠油。算算日子,外婆去世也好些年了。

舌尖的记忆

□朱晓梅



凤凰山

都市慢生活

生活

06

2019年8月16日
星期五

邮箱:
3213456266@qq.com

□主编:郝良
□责编:李奇